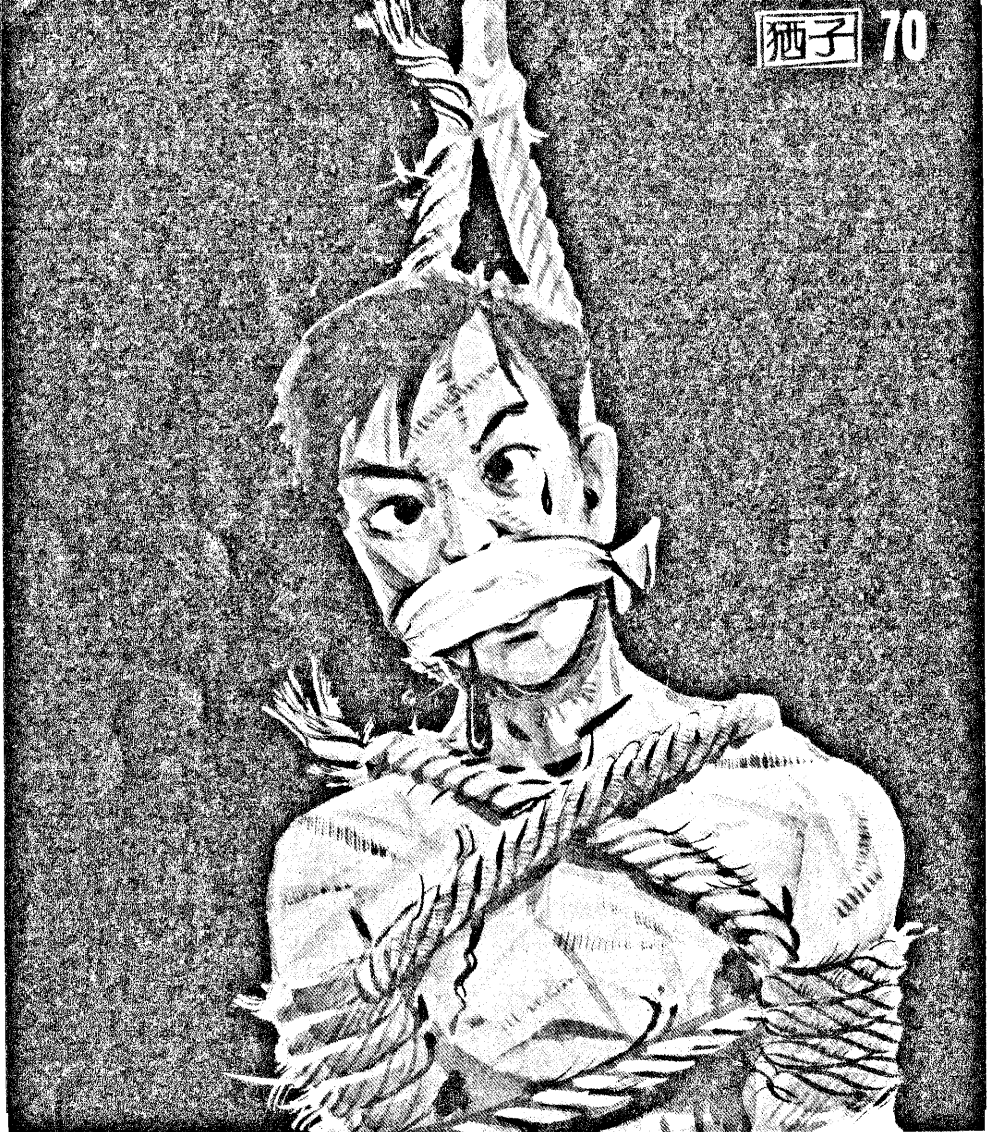




M. C. (P) 3232

第一編

1



絞索下

獅子

筆

端

■ 月 ■ 刊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創刊號 ■ 目錄 ■

編輯者：筆端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書局  
 定價：每本叻幣四角

散文小品

两年前  
英雄的花儿  
夜思随感

阿 根  
彼 岸  
杨 左

詩 歌

听那雄浑的战歌  
逃 亡  
致伙伴  
向 往  
好的故事（外一首）

李 凡  
伏 浪  
史 群  
高水明  
林 康

冷水篇

无 题  
也是故事新编  
爬 地  
班主任训话  
快一点，快！  
现代化调查

羊 歌  
刀 旦  
吴大婴  
吴 亮  
阿 呖  
牛 涕

地小事多

翻「看」必究的翻版书  
「邪了一点」  
嗡嗡声中写成  
代表们忘了的……  
真就能建立邦交  
在学校  
高 见

子 尚  
萧 章  
何之川  
封 国  
严 仲  
一 丁  
曹 笑

讀者作者編者

編余走笔  
苦 力（封面）  
绞索下（封二）

編輯部  
张怀仁  
獅 子

敢遣春温上笔端（发刊词）

耿一夫

小 說

牢笼日记 人山老先生笔述 彼岸整理  
 森林的故事 威廉·J·博马诺著 马一民译  
 团结就是力量 华 工  
 红色的夜 肖 木



# 敢遣春温 上笔端

耿一夫

三十六年前，鲁迅先生从周围恶劣的气候里，见着了新的转机，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如今，先生的曾经是“风雨如磐”的“故园”，温暖已然遍布人间；那里，万物沐浴着璀璨的春光。



而如今，我们一群青年，一群生长在赤道的边缘，然而生活的环境没有阳光的温熙，只有秋

的肃杀甚而冬的严寒的青年，把我们的刊物，命名：《笔端》。

我们没有春，但谁也不能阻止，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一春的向往。

所以，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在工作的间歇中，我们以期待的眼光，深情地凝视着曾经起雷的北方的天空。

所以，多少个这样的日子，我们以满怀的激情，在文艺工作上彼此鼓励：“敢遣春温上笔端！”

是的，尽管只是这样的小事，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一个“敢”字，能够做得来吗？

我们曾经引述过先生的话，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如今，我们加上一句：“敢遣春温上笔端。”

在这里，有我们的方向。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以一个“敢”字武装，面对着满天的阴霾，我们会继续地迈步向前。

谁能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们的后一代，会这样告诉他们的后一代：“这里，曾经有过秋的严杀，有过冬的严寒。”

那时候，春盈大地，锦绣披上了祖国的河山，幸福的笑容浮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所以，如今呵，让我们迈步向前！

6月25日

# 牢笼日记

人山老先生 ■ 笔述  
彼岸 ■ 整理

人山老先生并没有发疯，然而“人家”却把他当疯子押进了牢笼里去。关于他被当疯子的事，这里不必多说。只有一点——这是一个逼人发疯的社会！即使逼疯不成……

下面是他在这个鬼域世界里的血与泪的经历——《牢笼日记》。这里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生活着的社会的真面目——多丑恶的面目啊！

十一月×日

早上十一点半，我被押抵红毛丹的神经病院。跟我一起被押来的还有另外十名：七名华人，两名印度人和一名马来人。我们抵达后的第一件事是被勒令剥去衣服，只准穿一条内裤。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畏寒，于是便向管理员求情，请他特别通融。不准也罢，这位印度青年却向我咆哮起来：“脱！怕冷？冻死了我会替你收尸的……”我是一个“疯子”，大抵疯子是不被当人看待了，有理也没人听！怒火不由得从心底燃烧起来，我恨不得痛骂他几句！然而，虎落平阳被犬欺！算了！

接下来是磅体重，量高度和检验身体。我们疯子到底是不被当人看待的，所以负责人就索性

牢笼外是我们一批到访的“清醒”小伙子，牢笼内是关着的一群疯子。这是从牢笼内发出来的恐怖哀求——

“有鬼呀！我怕。救救我吧，朋友！……”

“有长发的、断头的、淌着血的……都是鬼呀！他们要抓我……”

“老虎来了哟！吃人啦……”

“救命呀！……”

真是白日见鬼，没头没脑的疯话！然而一个朋友却意义深长地说：“这是一个鬼域世界啊！我们都被鬼统治着！野兽横行……他们就是被鬼和野兽逼疯的……”他的话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么？

把资料用铅笔记在我们的内裤上，然后由另外一个领去入部。这使我想起乡间卖猪时，猪笼里的猪只称过重量后，便用硃砂在猪屁股上做一些记号的情景……可我们是人啊！

×日至×日

进院后第二天早上五时前，我们便被驱赶着去冲凉。寒风刺骨，冷得发抖，再冲一个凉，可就要冻个半死了！在这里，疯子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讨情，就好比与虎谋皮！于是我便情急智生，灵机一动，偷偷地弄湿了头发，洗洗手脚，瞒过了可恶的监视员。我心里也暗自好笑，“清醒”的“人”，也被“疯子”骗过去呢！

六时进早点，每人喝一杯奶茶吃一片牛油面包后便回病房去。出来的要挨打。八时吃药后，我们都被赶到走廊上去。一个狭长的走廊内，挤满了六七十个人。有些坐在长凳上，有些蹲在地上，有些自由活动……走廊口有一张四方桌。桌上坐着三四个掌握我们生死大权的打手——看守员。谁要是走近走廊口，便会被他们打个半死。我就亲眼看见他们用臂肘去戳病人的背部，或抓着他们的头去碰墙壁。因为地方小，人多，没有工作和正当的活动，所以这个时候吵闹和打架最厉害，搅得天翻地复。

有一位青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到一张桌子上去，看守员一发觉便追上去，拳脚交加，把他打得奄奄一息。另一个好心肠的青年看了不忍，便上前去劝阻，也被顺势往胸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人

对我说：“亚伯，你看见了吧！这位青年，胸部被踢伤，可能淤血不散，以后刮大风下大雨，天气骤变，可能发作，甚至危害到性命……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医病，希望早晚可以重见天日，过正常的生活。坏了身体，成了废人，出院又有什么用？……这些看守员，失了人性，是一批野兽！我们最好提防着点，免遭毒手……尤其应当注意我们的眼睛、手脚、胸部……”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直打冷战——我们是在虎口里过活……

除茶点外，中午十二时吃中饭，下午六时吃晚饭。饭是冷的；菜更随便——瓮菜和豆芽，白煮，半生熟；江鱼仔和杂鱼仔煮汤，咸得不堪入口。我实在吃不下，但是肚子饿得发慌，因此只好勉强吞下了一点。吃后觉得象灌了海水一样，渴得要命，便去喝自来水。

第二天我便染上了痢疾，一连病了十几天，身体消瘦得很厉害。

×日

晚上八时许，发生了一场恶斗。一个印度管理员手执一根藤条，象一个霸王，拼命地向一个三十多岁的同族病人身上抽打。受辱者忍无可忍，便勇敢地反抗，夺过藤条，反而把那管理员打得大败而逃。一转眼，又出现了四个彪形大汉，恶狠狠的，眼暴凶光，象四只饿虎……我心想，不好了，他们是来报仇了！果然，他们走到刚才那位敢于反抗的病人的身边，便如狼似虎地猛扑了过去。那勇敢的病人起初是反抗，继而是挣扎，后来便倒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四个打手



心犹未甘，便两个抓手两个抓脚地把他抬了起来，抬得高高的，狠狠地往地上摔下去，一连摔了四五次。他到底是死是活，我们不知道。

疯子是一批受尽了压迫以致神经失常被关进牢笼里面来的可怜的人们，想不到来到这里还继续受到摧残，生命没有丝毫的保障。

#### ×日至×日

一个印度青年突然出现。他抱住胸部大声痛哭，一直喊“痛啊痛啊”。原来他入院时身上的二十五元给负责换衣服的管理员抢去了，今天他去要回，结果不得要领，反而遭到毒打。

第二天他又去交涉，结果还是没有得回，却被打得满面鲜血淋漓，惨状不忍目睹！

我见过外面的红头兵打人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强盗的世界啊！

#### ×日

有一位叫饶××年纪二十二岁的青年向我叙述了他进院的经过——

他年幼失父，家贫，只读过一年华文，便到处流浪，做小偷。母亲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壮，还可以割胶糊口，现在她已经五十八岁了，由于操劳过度，体弱多病，已经不能再工作了，无以为生，所以只好去讨饭去了。他还有一位姐姐。她丈夫失业，又染上了痼疾，能吃不能做，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一家就只靠她一个人割胶过活，一餐饱两餐饿的，在生活的苦海里挣扎。

他十三岁时，被抓到感化院去，关了三年。出院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又去偷东西。后来又被捕。医生检查后，断定他神经失常，便把他配到红毛丹来。从此他便跟神经病院结下了不解缘。七年里面，他来过红毛丹六次。每次出院后，无处去生存。往日亲友，见到他便避开。他走头无路，又只好到处流浪，做小偷。有一次离院只一天，由于饥饿所迫，便自动向警察局要求配返红毛丹。他明知那是地狱，然而，除了下地狱之外，在这个比地狱还要可怕的世界，哪里可以让他安身呢？到十九岁那年，由于受监视，连小偷也做不成了，索性便拿了把菜刀向人勒索，不遂，砍伤了两个人，又被抓来这里。这回他被押上法庭两次，被判决在二十三号楼监禁三年。出院后，由母亲帮助，在近郊租了一间亚答屋居住，租金每月十元。他于是到处去找工作，结果又到处碰壁。因此他觉得活在这个世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便搜集了五十片安眠药一次吞下，实行自杀。还没有断气，却让母亲发觉，送到医院去。他拒绝洗胃，医生使用胶管从他的鼻孔穿入，结果没有死掉。

最后，他恳切地问我：“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应当怎样回答他呢？这是一个千百万人的问题啊！

×日

院方检查结果，认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并没有神经病，便把我放了出来。然而，我已经被当“疯子”囚禁了将近一个月了！活马当死马医，这是什么乌龙呀！

我怀念那一大批还囚禁在牢笼里面的苦难的阶级兄弟！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小天地里渡着他们的残年！尤其是想到饶××，我就差不多要掉下眼泪来了。

牢笼外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然而它比里面的小天地更复杂，更黑暗，更恐怖，丑恶更多，日子更不好过啊！想到这里，顿时天地就变成了黑沉沉一片……我记起了饶××的话：“……才出院一天，我便为饥饿所迫，只好自动向警察局请求配返红毛丹……”

这是生命的叫喊！天下苦难兄弟的 共同心声！

我们能不为这叫喊掏一把同情之泪吗？

我怀念那一大批还囚禁在  
黑牢里面的苦难的阶级兄弟





# 森林的故事

威廉·J·博馬諾 著  
馬 一 民 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原著太长了，只能撰出一些较精彩的片段。每段标题为译者自加。各段也作了一些删削。菲列宾民族语文在书里很大量地出现，只好空着，并加注解。

森林是我们的希望，  
它就在远处，  
静悄悄地立着、生长着。  
我们会心一笑：  
——魔鬼从来就不敢进去。

译者按。

## 一 出发

我们的响导是一个年青的乡下女，一个年

青、圆脸、头上包着一条头巾的女孩子。她在我们前面不远走下赫仁街，摇盪着一个叫bayong的pandan<sup>2</sup>篮子，我们尾随着，步上一辆小型巴士，坐在她后边的位子上；她头不转地静坐着，象一个害羞的乡下女孩在大城市里一样地看着街道。

大而宽敞川行整省的巴士在阳光下，朝南轰叫出马尼拉，茜丽亚跟我最后一次看了外面这城市：复盖着不同树叶的屋子，Taft & Tennessee<sup>3</sup>、我们谈恋爱时相会面的角落。我们坐握着对方的手。在后头我们遗下两年完满的婚姻生活，两个我们曾经知道或能够记起的年头。

.....

那些警卫队员就是一个记号：这公开世界并非全部公开的。在巴利的嘈杂声中同样有一个隐蔽着的世界，并伸展到整个的国家。在一九五〇年这些日子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的国家；到处有人秘密地谈论、组织及工作着。那眼睛低盯着

他的货品脸容呆板的卖货郎，那在田中走动的农夫，那些在车上的人，甚至在篱边笑着的年青人们，都可能是隐蔽世界的一部分。

只在一个星期前，叫着虎克的那支武装力量，忽然由森林中原野上，在很多分散的不同地点上出现，并且攻击警卫部队的营寨。现在，沿路到处有军队检查站。巴士常被停止，配备着小火铳的军士，强着脸，进入车厢，抵触着包裹；绕着巴士走，就象要洞穿一片幕簾似的盯内窗内。这些视线扫过一个美国人跟他的菲籍妻子，一个披头巾的年青女子。现在我们坐在巴利里，那些视线再度扫过我们。

最后随着巴士齿轮一下激烈的绞动，我们开始，摇动着走下一条旁列很多棕榈树的路。我们现在又在椰村里了——远离稻田。这里土地问题很尖锐；租借都以树木及由它们所收得的几袋椰棕籽来计算。贫穷象疾风一样地打击着人们；简陋的小镇，赤体的小孩，椰棕籽冒着气的坑边的

倾斜的小屋，人们站在路边，穿着褪色的百补的衣服，抬起无神的眼睛看上车来。

我们沿着海湾<sup>4</sup>转左。右边，山势突起，一个陡坡，长满树木。这就是西拉·马勒山脉——一条横贯吕宋岛南北象屋脊的长山系——一脚。我们看上去，公开世界的边缘。

.....

午后已很迟。我们经过的那些小屋里，准备晚膳的火焰在炉灶下闪烁着；木柴烟雾的味道进入巴士内。下沉的太阳横跨海湾象一个光轮，在所有座位跟乘客的脸上披上黯淡、不自然的红色。长条的黑影横躺在路上，车子喧叫着，夹带着尘土疾冲在路上，看来我们正向着黑暗疾进。

响导在她的位子上移动着。我们靠近目的地了。路的两边，屋宇在暮霭中冒出。巴士猝然停下，尘土逸向前。这是龙可市的一个小镇，拉克那。我们起身随响导走出巴士。我们是在臆想，或真的每个人正盯着我们？——那些驾驶员，乘

客，路边小贮藏室旁站着的人。我们紧随着在许多屋子间走远了晌导。

离路一段距离，她在一颗椰树下停住，转过身等我们，轻松地笑着。这是她的地方，隐蔽着的世界的一个已组织起来的地方，她在其中觉得安全。脱离了那些眼光，我们也就犹疑地笑起来。她很快地领我们走上一条小径，穿过蕉园，经过几道上盖几层尘土的竹篱，下到一间靠近海湾的小屋。我们紧站近屋边，女青年轻声地叫着，水面传来蛙鸣，到处有芦苇的气味。一个妇人出现在门口竹踏板楼梯上头，并示意我们进入。

我们坐在那单房的屋里，在晌导的建议下换了衣服，着上胶底的帆布鞋。黑夜在万簌中渗入。典型的农家。没有家私，我们坐在地板上。屋内的女妇非常孤单，她并也是隐蔽的一个，一个丈夫在战争中被政府军杀害的寡妇。我们的出现使她异常高兴，她在跟茜丽亚的低沉的，关于一个美国丈夫行为的断续交谈中，在屋里移动着准备晚饭。地板上的椰油灯在 sawali<sup>5</sup> 的墙上和屋顶上投下变幻莫测的阴影。每个人低声交谈着，好象黯淡的灯光需要低沉的音调似的。

他们懂得我们在这吗？我们问晌导。他们懂，她回答。

备好的晚餐是饭跟一小罐的沙丁，散放在置于地板上的一片蕉叶上。沙丁鱼，根据她们处理的方式，很明显是不寻常及特别的——在这屋里——被用以招待来访者。我们用手吃着。

楼梯有脚步声。我们回头，进来一个年青人，穿了件白衫，两衣角在身前打成一个结。一

支点四五口径手枪系在腰带上。他露齿笑着，向女妇及晌导点头；她们慈爱地望着他。来，他说。我们于是出发。

我们一声不响地拣起包裹跟着他。外面非常黝暗寂静，到处有来自小屋的光束。年青人轻快地走着，我们蹒跚向前，跟随着他衣上淡白的斑点。我有一只手电筒，但没敢扭亮它。我们的脚踏上一片硬的地面；我们越过一条路并在另一边一些屋子后走下。忽然我们停下，我感觉到周围有队伍在行进，于是仓促地扭亮灯。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Patayang ilaw! 关掉灯！我马上关了灯但便一瞥看到人员，行李跟很多枪枝的光辉。

我们终于随上虎克党人了。

## 二 崑崙山路

紧接着地势升高，我们在树林中了。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什么，只能跟随着前面行进的声音。茜丽亚！我轻叫着。我在这，她的声音在我前头黑暗中传来。我在树根上一脚高一脚低地步入树林中。黑暗中伸出了几只手来帮我。我感到盲目并被不知的力量引导着。

有一段时间我们寂然无声地攀行。有一个人拿走了我的包袱，我于是用手探路。水流过石头的声音由不远传来，我的脚于是踏入一股冷流中。湿了，我心想，我的新鞋。

.....

我非常疲倦，陡坡使我的双脚沉重又绷紧。

手表的磷针告诉我已过去了一个钟头。当我放慢下来时，这单行队伍后边一个人便轻推着我的背说：快。我们于是赶了另一个钟头。

一句话传下队来，意外地高声：停止！我不禁冲向前面一个人。那是茜丽亚。我们暂停休息，她说。我们疲乏地坐下，靠入一片丛木。

整支队伍到处响起声音。我们听到行李被丢下，人们匍匐在斜坡上，用达卡诺跟潘班可语呼唤着对方，然后是在树上砍伐 bolos 的声音。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缄默，现在是兴奋并有点喧哗。发生了什么？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靠近我有很多树干抛掷在地的声音。一枝火柴被擦亮，黑暗中火柴冒花。

篝火被燃了起来；在一支架在两支义木的横木下吊着一壶的米。火焰燃烧着，改变了黑暗的景象，在它外围浮泛出我们漂零的脸容。

第一次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同伴。他们环绕着火堆，可能有廿人，带着渴望，露齿的笑容，就象我想看看他们一样迫切地想看看一个美国人。他们全很年青；有的由于头发长看来象女孩子。没有人穿什么制服；全部没什么区别，衣衫褴褛。一些有鞋，一些没有。

这就是虎克党人，可怕的菲列宾游击战士，在菲列宾地主阶级心坎里直落到华盛顿，这名头散布出一股强烈的恐惧。他们走出中部的平原，来自那些地主们应用私人军队以恐吓人民的，盛行租佃制的地区，带着关于土地及自由的革命口号纵横这个国家。HMB·Hukbong Mapag - palaya ng Bayan，民族解放军。

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前来参加他们的美国人，但他们并不明显表示。他们因而自傲。经过简单的引荐他们就自顾他们的的事情，搅拨火焰、查看武器、在他们的行李上绑上皮带。他们工作时彼此互相开着玩笑，在旁边盯着我：不要跟我英语，我没有学校。

吃完饭后，我们马上准备前进。篝火和进食的痕迹全被整平，剩余物全丢下一个陡坡。多少可以这样说，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就象剥掉了一部分的黑幕，来得更容易了。比较不那么快了，同志关系减轻了脚的负荷。

最后，中夜，我们爬上了龙可市之上的平原。这里有很多椰树林，并是圣·安东落市的大栅栏，一个已被组织起来的地方。但我们旁越而过，主要为避免太多人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关于他为了安全将用报导传开。我们在椰园里兜转着，长期攀爬之后，走在平地上是可喜的，我们轻快地移动，但保持高度的缄默。

月亮上来了。我们在银光下移动，棕榈树的枝叶和树身发着光；在静寂中看来跟金属一样重。我前后看了看这单行长队里前进的人们，在月色中象鬼魅一样地出入移动着，一声不发，银光在枪管上闪烁着。

黎明前，我们钻出椰园，来到一条河流旁边一片多草的地面上。我们将在这停止并进早餐，我们的护卫队长——一个特别单位的年青人——说；他在外表跟别的没有区别。我非常的疲倦，

在茜丽亚身边伏下，背倚在草上，不管它已被露水弄湿。我闭上双眼；醒来时正是黎明时分。

我转身看着那树林。

沿着田野远处边缘它猝然兀立，象一座峻岭。红棕色衬身光突突地上升了成百尺才碰到那密集的绿叶。在那陡面上什么也没有。上面，在斜坡上的绿色冠冕一层层叠了上去隐没在绝早阳光下翻腾的湿气中。……

我为这森林的景象感到昏眩。当我听到那些人坐下谈论着这地方时，我只能硬硬把视线自那移开。几个星期前，在这里，同样这些人伏击了一支敢于这样深入的巡逻队。

队伍整开，我们横越那空旷的地域前往那森林“墙壁”；我们抵达时，这壁“墙”更高更可怕地兀立着。当我们进入令人畏惧的阴影时，到处弥漫着潮湿跟腐烂树木的息味。……

我们看不见天空了，森林围绕在我们四周。

### 三 森林中的欢迎大会

大会堂灯火通明在黑夜里象一只大萤火虫。节目已经编好以欢迎我们今天的到来，营内每个人都被邀请。

我们由我们的小屋经峡谷爬下，用手电筒照着石头树根领路……

里面挤满了人，所有的视线跟着新抵步的我们。虎克人员们坐在沿屋子空开面而摆的长条凳上，也有随意地蹲在木的地板上。周围有很多的

嬉谑和热诚的祝贺，特别来自那些年青的战士们——当那些女响导进入时。我特别记起我们的护卫，他们在崎岖山道上整日整夜背着重物；他们精壮，头发多油，跟女孩子们开着玩笑。差不多所有人都武装着，长枪正立在膝间，手握枪管。这一切看来象旧时美国边疆拜六晚上在安全室内的集会。

主席，亚南泊，精干而慈爱，Reco<sup>6</sup> 的书记，站起来走到与会者前。节目就要开始了，他举起上屈的手掌压下周围的紊乱。这使得每个人站起来歌唱非列宾国歌。然后所有人静下等待第一项节目。

一位年青漂亮的女响导唱了一支 Kundi 一 man，一支本地爱情歌曲；由安全人员处发出很热烈的喝彩。安诺，一个组织学员，做了一次关于招兵需要的演讲，张开的手出力地比划着。一个战士，手仍握着步枪，在大家面前，背出一首关于非列宾母亲的民族诗歌。另有一支歌，一支虎克歌曲，里面夹带着机枪的声音；一个自始至终以手握着枪柄的人发表了一篇激动的，关于帝国主义跟外国侵略的演讲。一个随一个，没有难堪，他们在主席的呼唤下站起来，传送着他们的号码，所有人都热烈地喝彩。

飞虫飞入撞在可明灯上，外面广袭的黑夜跟森林在灯的白光下退在后边。

主席再走了出来，出乎我意料，我听到呼唤我的名字，我们的美国同志。我站起身，穿过地板上的人群，站在大家面前，所有的脸兴趣地抬

了起来，在灯光边发着亮，在小屋尾的则半没在阴影里。

我试图指出一个美国人的置身在他们之中，帮助他们为解放而战斗是不足为奇的。美国人，同样的，很久以前为独立作战过；也有一些笃信自由的人自欧洲越海去帮助他们。美国人民不应与美帝国主义份子——他们数目很少，就象菲列宾地主数目也一样很少——混淆在一起。美国人民跟任何人一样，当他们了解了，他们也准备为反压迫而战的。我的在这里是因为真正的美国斗争传统引导我来，并且因为我们的人民能得到更多自由，当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得到他们的时。

掌声喝彩声雷动——当我坐下时。茜利亚在长条凳上手指头紧握着我的。

此外还有一些歌曲，演说，讲演。于是当晚的主讲者被提了出来。那是巴卡同志——马利安诺·峇果。他慢慢立起，不慌不忙走前，把握时间，在那老是抓在手中，或咬在嘴齿间的烟管内塞入新鲜烟叶。他是菲列宾工人阶级一位伟大的儿子，卅年印刷者工会的领袖，抗日游击战士，劳工组织总会的一个创立者，现在南吕宋虎克组织的视察员。既使在森林中他也是非常洁净——擦过的鞋子腰带，头发长得密密地。他慢慢地谈着，不断地停下吸他的烟管或比手势，脸容庄严，无表情——除了嘴唇有时扭曲控诉人民的敌人时，声浪提高，强硬以提出有力的论点。他的别名，巴卡，意思“铁”。

.....

那只是开始，巴卡提醒。帝国主义份子跟它们的菲列宾傀儡们不能听任中吕宋的群众被组织起来。民主联盟正为了突破那些地主——帝国主义者盘踞的政党，并给人民以真正声音；但帝国主义份子跟地主们不要菲列宾有这种民主。只要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民族运动，殖民主义就注定死亡。于是他们，用恐怖行为跟谋杀，动手粉碎人民的组织。但人们还击。他们重编旧的抗日游击单位，并向军警跟地主们的公民防卫军作战。罗渣士说他将在六十天内粉碎虎克，但发生了什么？

自罗渣士这样说到现在已届四年，今天人民的武装力量，HMB，已经强大到足以跟傀儡政府的力量挑战了。

.....

每个人站起来喝彩——当巴卡慢慢走回他的座位，坐下；平静地吸着烟管。

这就是整个节目的尾声，我们仍旧站立着唱国际歌。集体的声浪震盪着大会堂。当最后紧握的拳头一起举起，它占满了低矮屋顶下的空间。我们弯腰走在那屋檐有须缝的 Ana-baw<sup>7</sup> 屋顶下，开始取道回我们的小屋时，我们的耳朵仍迴盪着所有的声响。

可明灯关掉，黑夜跟寂静重新填满这森林.....

#### 四 「叛變份子」

我还是一个小童时，在纽约，罗切斯特城

我家的小书橱里，有一小本书，尼利图片集锦；我们的新财产。印于一八九九年，里面全是美国军队在菲列宾的图片。

那书令我的童年时代震惊。在里面全是些叫“叛变份子”的死人图片。他们分散在田野上，堤岸下，沿着公路，或倒在燃烧的屋子的尘埃里。他们全是肤色黝暗的人，穿着简朴的衣服；多数衣衫褴褛，不穿鞋。他们全比旁站着的，倚着枪的美军小，有时看来象小孩躺在地上。

哪些人是“叛变份子”？那时我不了解。我只是被那些死的情景吓坏，在他们中间美国人骄矜又淡漠地站着。在书中他们从未曾被当作菲列宾人，有着自己的政府，为了保有自己的自由战斗而死。

过后数年，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知道关于殖民地的占据，并知道对他们的人民自由的扼杀以便宗主国的工业可以自他们便宜地获得原料。既使如此，那时我仍不了解这对一个波多黎各人，一个古巴人，一个菲列宾人的意义。我也不曾把这跟图片上的死尸联系起来。

一九四四年我以一个士兵去到菲列宾。那是在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一场我深深地了解的战争。我认为，我们是以一个解放者到来，为驱除一个蹂躏着这国家的侵略者。我对我所发现的全无思想准备。

.....

仍然，我以为，可能战争会改变这些。反法西斯力量的苏醒带来了新的自由。我于是去到中吕宋，那儿最优秀的菲列宾游击组织，虎

克拉合，已自敌人手中解放了那片大“米仓”，并把人民全部组织在它后面——以他们所懂的更民主的方式。在那儿我看到虎克党的领袖们被美国反间谍团逮捕并投入监牢里。在那儿我看到虎克一些单位象七七部队的遭遇，它的一百八十多个队员被解除武装，遭隶属于美国陆军的地主武装冷酷地射死。在那儿我看到美国军事力量，为了大地主们的利益，镇压根源自反法西斯战争的农民运动。

为什么？因为被唤醒以抗日的菲列宾民族主义也可被激起以反抗任何其他外国侵略。

使我极度惭愧——我并不是一支带来自由的军队的成员；而是一支重建帝国势力的军队的成员。我于是向自己发誓，我将不停息；直到我已作尽一切以纠正那错误，直到我以自己双手抹掉被置于那儿的道德瑕疵，直到我把我的美国人精力放入在美帝国主义制度下蒙受苦难的人们一边。

现在我就在这里，在今日的“叛变份子”一边，在一场新的为自由的斗争中战斗。

註：① 篮子的菲列宾语。

② 菲列宾一种植物。

③ 建筑物之名称。

④ 吕宋岛一个内湖。

⑤ 菲列宾一种植物。

⑥ Regional command区指挥单位。

⑦ 菲列宾一种植物。

一 待續



# 团结就是力量

華工

午饭过后，厂房里静得出奇，可是，在外面的布告处却围着大堆入群，大概又有什么坏主意“出笼”了；厂外的布告栏向来是只带给工人坏消息的！这时，阿成，阿才等围上前去，只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

“那有这种道理！”

“哼！把我们当成机器啦。”

“花样越来越多，我看会不只这些呢。”

原来布告版上，登着这样的一则通告：

“从即日起，凡本厂工人，每天在十二点前，不准进入餐厅，违者将受警告，重犯者将被开除！——经理室启。”

“他妈的！十二点前不准进入餐厅，那十小时不就没得喝茶休息了……”阿成愤怒地说。

“哗！十点、三点喝茶是我们工人的基本权利，连这点点都要剥夺，老板真狠心啊。”阿才也接口说。

“哼！刚刚才宣布一个礼拜要做三天补水，累得我们要命还不够，又出了这鬼主意，真要我们的命吗？”

旁边一位工人大佬听到，也插嘴道：“是呀！一块块七、八磅重的铝板，成天推上抛下的，没间歇一阵，那里有命哪。”

“听说老板要生产更加厚的铝板了，那时候推上抛下的，要重达十四磅哪！”一位杂役应道。

此言一出，大伙儿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大家虽然表示出极大不满，可是由于没有人领头，另外也由于个别的工人受到警告，厂规终



归是厂规，大伙儿也只好遵守，大清早八点一开工，就连续拼到十二点，一分钟也没得歇。

压榨铝片是由三副连接着的机器，采取流水作业方式操作的；这是近来最流行的作业方式，由于物件连绵不绝地涌到面前，工人们如不搏命地干，一会儿物品堆积如山，那时候不但遭工头的白眼，还累到下位的工友无货可做呢！当然，搞出这套花样，得到利益的是老板，工人们还是只有那吃不饱、饿不死的三、四元日薪。一时多厚、呎半见方的铝片由工人双手抓住推进滚筒之间，滚向对面去，由那边的工友接住，往上边的夹缝中推回去，如此来回两次，再双手一抖，把它抛上手推车上去；待收集到约有上千磅时，方才推到第二架机进行更薄些的压榨，最后到第三架机就压榨到所需的厚度了。阿成、阿才及其他两名工友操作第一架机，后面两架分别由八个人操作，就中竟有两名工资低微的女工，使人益发清楚看到老板的唯利是图的嘴脸，一方面也使人更深刻地看到，贫困的人们生活是越来越难过了，连妇女都不得不干上这种不胜体力的工作。

这几天，天气极为闷热，好几个星期都没下过一滴雨；一大清早就热得使人难受，尤其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厂里，更是令人受不了。

三架机器开得“隆隆！”直响，铝板和滚筒激烈摩擦，发出的热量，使整个绞轮、滚筒直冒白烟，好象在烧开水一般。尽管那乳白色的冷却液，象开水龙头般地冲在滚动着的滚筒上、压榨中的铝片上，还是热气迫人；四处飞溅的液

体，倒变得滚烫起来；工友们站在旁边接住滚来滚去的板，一面得提心吊胆被割伤，另一方面又得提防被那飞溅的液体烫到，肚子又奇饿难当，工作强度是很大的啊！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嘈声中，第三架机上出了事故了，一名中年妇女发嫂，由于受不了饥饿，超体力的劳动竟然昏倒了，侧着身就躺在那充满污水的“石敏士”地板上，手中的铝片“乒！”的一声，压在她身上。大家一听到这不寻常的声音，知道准出了事情了，于是都放下手中的活儿蜂涌上去，积极地发挥了工人阶级的崇高的互助精神……

“啊呀！是发嫂昏倒了，快，快把她扶起来。”于是，大家都七手八脚地把发嫂扶到角落头去。

“快拿药油，纱布来，她的手被割到了……”

跟她同位的那名女工，一面替发嫂搽油，一面就说道：“唉！刚才我看她脸青青，就想叫她到厕所里去歇一阵，个人都是这样的，怕什么呢？”

“是啊。”众人都应声道。

“一天三、四元工钱，叫我们做牛做马，给他卖命！？犯不着呀。”阿才意味深长地说。

“我也这么对她说过，可是她却表示，由于她去年就是不努力工作，每次十点、三点就跑去喝茶，年尾的花红才得十元而已，而阿全被板压伤脚，还一拐一拐地来上工，结果得到成百元花红哩。”

在一旁的阿全听了，叹了口气：“我是为了

一家人的肚子……唉！我们穷人，手一停就吃自己。”

“这鬼条例害人不浅！”

老半天，经理室里静得出奇，听说是老板不在，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条“狐狸”讲话时，十足威风，又不断地点头：“好！好！”个不停，可是厂里越来越多的傻主意，都是他的精心杰作，大家都恨死了他的……

发嫂醒过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哼！他躲起来，事情就解决了吗？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阿成开口道。

“再这样下去，我看以后连午饭都不准吃了。”有人以嘲讽的口吻说道。

“我就知道红山的工厂，就有轮流吃午饭的规举，一放下饭碗就立刻开工，简直连骨头都要被吸干了……如果把我们迫到那种地步……”

“发嫂，你都“有为”卖条命去赚那几“皮”啦！”

“不是这样讲，几“皮”对我“地”穷人是重要的。”

“话虽是这样讲，可是个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解决个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的工人兄弟姐妹，还是受尽剥削，还在吃苦啊！”阿成道。

“只有当我们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时，我们的生活才能有保障的。”阿才接口道。

“向工业××庭投诉吧。”有人提议道。但是立刻就遭到反对；

“这种黄色工会组织，根本就是为了欺骗我们工人搞出来的花样，我们决不上当。”

“整天开会研究，结果还不是我们吃亏，成

立了这许多年，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是吃不饱饿不死的工资，而老板的工厂却开得一天比一天大间。”阿才说道。

“谁会自己打劫自己的荷包呢！”阿成也道。

“我们还是自己行动起来，别再对那些黄色工会抱有幻想了。”

……

第二天早上，厂房里的机器跟以往一样开得隆、隆直响，工人们也跟往常一般紧张地工作着……紧接着，十点钟到了。可是……人们还是辟叻吧啦地拼命干着，似乎谁都忘记了昨天的一幕了，但是人人又好像心有所思默默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怎办呢？就这样罢休吗。”阿才想：“不能，那算什么发动群众呢！一定要以实际例子教育群众，使大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阿成也低声对他说道：“怎样，走吧！我看现在就应该行动了。”

终于，第一架机停了工，阿才他们毅然地脱掉手套，首先踏入餐室了。杀那间，大家都一愣，可是紧接着辟、怕的抛板声停了！第二、三架机的工友们也都奋然走向餐室的门口，好了！这一下，人人都噪了起来，纷纷地涌向餐厅去，就象一股冲向缺口的激流，一发不可收拾。

“哈！你也来了，来！来！这边坐。”

“坐！快歇会儿吧……”

餐室里，杯碟、人声，嘈成一片，兴奋的笑容展现在各人脸上，大家亲切地交谈着，尤其是阿成和阿才：“想不到大家都那么合作……我

们，工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了……”兴奋使他们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忽然间……

“喂！你们造反啦，上工时间跑来喝茶。”“狐狸”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餐室门口，苍白的，没晒过太阳的脸孔，象死人一样，还挺着个大肚囊，整个看起来活象个没踢过的白皮球。

可是工人们肚子正饿，火气正旺，又看到大家都并肩在一起，并不被他的恐吓所吓倒，纷纷嚷了起来。

“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你也想干涉。”阿才站了起来。

“哼！我是老板，我有权命令你们，如果你们再不回去做工，我可以把你们全部开除的！”

可是大家还是坚决地坐着不动，阿成站了起来，开口说：

“老板，我们也是人，也要休息哪，你总不能把我们当成机器，当做你的奴隶吧！”

“嗯，什么？你……我管你那么多，总之现在赶工时间，就不准喝茶。”老板竟咬牙切齿地露出狰狞面目，额上暴着几条粗大的青筋，令人一看就讨厌，“这是厂规，你们难道不懂吗？”

“厂规是你们订立来压制我们的鬼把戏，凭什么我们要遵守它！”阿成坚决地拆穿它。

“工作重，工钱又少，打你份工都衰咯。”

“笑话，一天做八个钟头，工钱一分不少，做超时，照补水；不满意就请便吧！”

“哼！一天三块钱，还得拖到两个多星期才发，工作都没有保障，随时给你‘炒鱿鱼’；还不是吸干我们来养肥你！”阿才激动地说。

“我可以……可以控诉你们，仲裁庭是公正的。嘿！嘿！”

“我们不承认什么庭，我们要自己决定一切！”

“我可以叫×·×·×·抓你们，说你们是××份子，煽动工人，尤其是你，你！”指着成和才。

“我们绝对不怕！”阿才和阿成愤怒地大声喊。工人们也众情沸腾，纷纷喊了起来：“吃人！吃人！”、“发嫂的事件由你负责！”、尚有人喊道：“不然就罢工！”工人们之所以会这样愤怒，一方面是由于看清了老板的嘴脸，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的超时工，压迫得他们精疲力尽，仇恨的怒火早就蕴藏在胸间了。

到了这种地步，“狐狸”再狡猾也慑于众人的指责，尤其更害怕罢工，这将使他大大地得不偿失；于是，顿了一会，象泄了气的皮球，他千瘁地立刻换了副面孔：“好！嘿……好！”接着，一溜烟地闯回“乌必”里去了。

第二天的布告栏，终于静悄悄地登上一则新通告：

“十点，三点准许各位喝茶小息，以十分钟为限；但须轮流，以不妨碍工作为要。

——经理室启。”

这一次抗争的胜利，当然并不意味着工友们的生活，从此得到改善，但至少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只要团结起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 红色帽翅

肖 木

这是一九五八年秋季极平常的一天。

太阳躲进了凤凰山背后，只留下片片晚霞，挂在钢铁厂的高炉顶上。火车站的卸车场上，堆满了煤炭、黄沙，都是刚从火车里卸下来的。卸的时候因为人多，劲头大，打个比方，煤呀，砂呀，就象一黑一黄两股潮水直往场地上冲，刚下工的建筑工人，钢铁工人，机关人员，机关人员，走到这个热闹的场地边，谁都手头痒痒的想为钢师流一点儿汗，要求参加劳动。卸车的义务劳动的人越来越多，吃得饱饱的火车，一会儿就卸得空空的开走。大伙儿内心的兴奋，到这时候就突然爆发出来，笑呀唱呀，闹个不停。妇女队的笑声，特别清脆响亮，因为最后一车竞赛，又是她们组得了个第一。小伙子们当然不甘心，一定要火车头再去拉几车货来，比个高底。刘书记

费了好多口舌，才算把大家动员回去休息。

大家一回去，货场上霎时静了下来，只留一个我们站上年纪最大的扳道员陈老松老师傅，东摸西摸的在货场周围拾掇什么。这是陈师傅的老脾气：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谁做的，他都要左看右看，看他个三十六看，才带着微笑，离开场地。年轻人性子急，催他走，他总是不在意的说：“嘿嘿，千金难买回头看。回头看看总没有坏处。”日子久了，站上就有人带点儿尊敬地称呼他“回头看”。

他先把塌下来的煤块堆上堆，又转了圈，把几个丢在那里的烟蒂踏灭，当转身要走的时候，又看看那个黄沙堆下边有一个突出的地方象是藏着一个什么东西。他走过去用脚一踢，原来埋着一个扛棒，陈师傅使足劲头把扛棒抽出，又随手

拔了把乱草。他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便自言自语说：“阿根这楞小子，刚才没了扛棒，急得那个样，硬要一个人背一筐，刘书记劝也劝不住；看你丢在什么地方？——年轻人，真是三斗三升火，火气大，就是好忘事。”他喃喃地说着，把扛棒放进了用废木板搭起来的临时工具间。

工具间的门檐下，摆着一双布鞋，这又不知是谁遗忘的。陈师傅弯身拾起来，鞋头上还绣着两朵粗枝阔瓣的牡丹花，看这针线准是他女儿巧英的。“这个野姑娘！”陈师傅嘟哝地骂了一声，可他心里实在疼她。在解放前五年，这一带瘟疫流行，他老伴得了病，又看不起医生，咽了气，只留下这个刚会走路的姑娘。这姑娘靠山坳里的野菜长大了，从小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常到车站来义务劳动。听说，想跟她要好的小伙子可多呐！陈师傅拣了张废纸头，把花鞋包好，夹在膈肢窝下，心想：“要是花鞋给小伙子拾到，还会闹出什么笑话来呢。”——想到这里，自己也不觉笑出声来，赶紧沿着铁路向车站走去。

这时，天空已布满了星星。是秋天，又是下半月没有月亮，天空越看越深，越远，象是有意留出空来，让人们去想象、探索。陈老松深深地抽了口山间特有的带着桂花香味儿的新鲜空气，神清气爽，他一边走着，一边用心搜索着铁路线上有没有什么阻碍火车通行的东西。头顶上突然轻轻地“咔嚓”响了一声，凭经验，陈师傅马上就知是开通信号机（就是洋旗）的声音，说明再过一刻钟要有一趟火车进站了。他抬起头来，朝前望去，信号机的绿色灯光，好像是盼望着什

么的眼睛，迎着来自远方的客人。陈师傅暗暗称赞今夜当班的扳道员同志，信号灯的玻璃擦得这么明亮。晚风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道岔——好啦！”……接着是当当的几下清脆的钟声，说明车站已做好一切迎接火车进站的准备工作。陈老松心里一动：是小李子扳道？这能干的孩子！不，还是去看看。

扳道员李海根是陈师傅解放以来手下培养出来的第十个徒弟。他刚满师，今天是他第三次单独当班，格外开心。他学着师傅的样子，把打信号用的红绿灯试验了一下，看看很灵活，就放在一旁；扭紧风纪扣，整整衣帽。因为肚子饿得慌，离接车时间还早，他又走进扳道房从抽屉里摸出个硬面包，啃了一口。刚回转身来，正好面对着师傅。他调皮的一笑，“咕”的一声，把嘴巴里的面包咽进肚里，手里的面包也放进抽屉。

“还没有吃饭？”师傅问。

“早吃过啦。——这是我妈给的点心。”小李说得那么正经。

陈师傅严肃地打量着自己的徒弟：衣服上面还堆着一层煤炭，帽边那一绺头发上，还搭着一块泥砂。陈师傅什么都明白了，伸出手去拍打徒弟身上的灰尘，那么严厉又那么慈祥地说：

“以后不许撒谎。刘书记不是再三对大家说吗，晚上当班的，下午一定要好好睡觉，不许去参加义务劳动卸车，你怎么不听话呢？”

小李低着头，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以后听话，哎？”

“嗯。”徒弟顺从地点点头。

陈老松倒了半杯开水，又说：

“喝一口，又冷又硬吃了会不舒服的。”

小李默默地接过杯子，喝了水。电话铃声响了，他迅速提起话筒，大声回答：

“扳道员李海根报告：二四三〇次货车，直线通过，道岔扳好，确认无误！”

回转身，又大踏步地跨出了扳道房，提着信号灯到道岔那里照了一遍，又回到规定的位置上站好。陈老松也跟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火车头拖着一条长尾巴，带着一身迅雷疾风，奔驰过来！这正是陈老松感到最得意也最严峻的时候。他曾不止一次的对徒弟说：“国家人民把这一列车人的生命、财产托付在我们手里，叫我们把道岔往安全通行的方向扳，你想想，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他和徒弟一起，集中眼力，迎着这个粗野但是又一点委曲不来的米客。

列车安全地开进了车站，这是最愉快的時候。陈师傅在往常，这个时候想得很多。譬如，火车装的是大机器，那么他想：机器也运来了，钢铁厂的第二个转炉间快落成了吧？要是运来的是建筑材料，他就想：我们凤凰山的第一座百货大楼已经造到第三层，这批材料一来，这个月就可以落成啦。即使是空车皮，他也会想：大概是钢铁厂又出色地完成了生产任务，车皮来装生铁啦。今天他没有想这些，他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他对徒弟说道：“你下午没有休息，一夜顶不住的，我替你当半夜。”

“那怎么行？不行！不行！师傅，你明天也得当班，赶快回去休息，赶快，赶快！”小李一

急，越说越快。

“出了事故怎么办？”老师傅带点嗔怒的说。其实，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徒弟能够保证安全，但怕年轻人拖坏了身体。

小李嘟着嘴巴，没有作声。陈老松按着他肩膀让他坐下，低声地说：“听我的话，噢！在桌子上靠一会儿，等会儿我叫你。”小李只好靠着，可心里却在盘算用什么最动听的话去打动师傅，叫他回去休息。想着想着，一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在眼前展开：千百人的卸车大队，敲锣打鼓地闹起了竞赛，他也在里边；他又好象和站上的工人们一起去参观凤凰山新建的机器制造厂了，车间里散发着刚刚落成的油漆香味，巨大的机器排着队在飞转……原来他已进入了梦乡。

陈师傅检查好了道岔，回来看看小李熟睡的脸，满意地笑了。他把信号灯放到小桌的边上，用半张旧报纸挡住光亮，不使它照到年轻人的眼睛，然后挑亮灯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本日记本，旋开一支粗大的钢笔。

他望着跳动的灯花，沉思着。本来想检查一下个人跃进计划的，但他一开头就先想到整个车站的工作，还有哪些地方不周到呢？应该怎么来改进呢？货场、仓库、站场……车站上的全部家底，就象他自己家里的家具一样，清清楚楚的在眼帘前映过。突然，一阵宏亮的钟声从东北角传来：“噹……噹！”

这声音在晚上听来特别深远、动听。“又出铁啦！”陈师傅心里笑着这么说。抬头从扳道房的窗口向外望去，只见钢铁厂那地方放出了红光。热气腾腾，高炉排成一排。穿动在高炉下面

的火车头，隐隐地传来了吼叫声，那里正进行着紧张的战斗。

由此，陈师傅想起了一桩心事。前两天，他听钢铁厂的工人们说，新造的两个大高炉，下个月开始又可以投入生产了，这真是件大喜事；但高炉增加了，原材料供应要更多，现在铁路设备已经这么紧张，再增加该想个什么办法呢？……

他恭恭正正的写了几个字：“新高炉生产”……还应该写些什么呢？他一时想不出来。对于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使他马上想到另一趟列车快要进站，就合拢笔记本，轻轻地提灯走出去。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来，小心地把门带上，——减少列车通过时的吵声，免得震醒熟睡着的李海根。门没有装锁，刚一放手，又自动开了；只好放下手里的信号灯，用刚才那半张旧报纸，嵌在门缝里，把门塞住。

这一趟货车通过以后，再要过一个多钟头才有客车来。陈师傅每次当夜班总要利用这个空档把附近的道岔、沿信号机的一段线路，仔细地检查一遍。于是他一手捏着一柄小银头，一手提着信号灯，躬着腰，细心地探照着信号机导线上每个结头，钢轨结头上的每个螺丝钉。在这种时候，他是最认真不过的，一点点细小的裂纹都瞒不过他的眼睛。查了一会，陈老松直起腰来，看看线路远处还有什么东西。刚一抬头，钢铁厂那方向的红光，又照满了天边。一支支高烟囱，吐着金红的萤光，象是一群要朝天飞去的火龙。再远一点，前些日子才矗立起来的新高炉顶上，放出蓝色的火花，电焊工人用灵巧的双手，刺绣着紫黑色的天空。

陈老松是土生土长的老凤凰山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跟自己十个手指头那么清楚。在他年轻那時候，这里还只有几间茅草棚，满山遍野打破铜锣也找不到一把人。以后，官僚资本家坐着八人大轿来监造了这条“江南铁路”，狠命地克扣工人。那时候，凤凰山车站只有两条线，一年也难得看见有多少客人坐火车。解放后，钢铁厂造起来了，铁路有了飞跃的发展。想到这里，他简直要笑出声来，于是就自语道：“我们国家发展得真快啊，真象十八岁的姑娘，一天一个样，越长越好看。”愈是忘不了过去，他愈是感到今天的铁路可爱，肩头上的责任也愈感到有份量。

他想：高高低低的货物堆，象连绵不断的小山头，布满在站场那头，“钢铁厂要扩建，货运一定还要增加，车站上货场不够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一下子又走进了陈师傅的心头。是啊，怎么办呢？得马上想个办法。他跨下几步，走近一堆货物旁，那里头堆的是水泥。他用手指粘了点漏在外面的水泥，不经意的用手指捏一捏，水泥又细又滑。他随手把篷布盖得严密些，嘴里喃喃地说：“好水泥！——百年大计嘛，应该好一点。”

突然，一点冰冷的水滴，不偏不斜，刚好滴进他的衣领，又流到背心，陈老松打了个寒噤：糟糕，好好的天下雨啦！但抬头一看，已经是满天星斗。原来，刚才的水滴是从树叶上滴下来的秋露水。树是长在凤凰山脚上的，这倒使陈师傅想起了一个念头：开凤凰山？对，开山是个好办法。开山填塘做货场，还怕货物堆不下么？

老松高兴极了。他跨上一个高出的土墩，提

着信号灯，威风凛凛的望着下面：“把这一带山脚切平，泥土填在那个水塘里，足足可以堆一吨货物。再铺一条轨道，从那个扳道房开始，这样也好兼顾兼顾。这一些工作，我们都可以自己来干，马上就干。”这么想着，陈师傅象是已经要开山一样，手头痒痒的。他忽然又想到：“开下去有石头怎么办呢？记得以前鬼子飞机来轰炸时，村里人到山里来掘防空洞，就碰到了石头，铁耙齿都砸断了。”马上，又坚决地回答了自己：“现在还怕它不成！学开山工人的办法，来个爆炸！……唔，开炮时那条通小学堂的路，一定要禁止通行，千万不能让孩子们来看热闹。……唷，得赶快回去做接车准备了！”

陈师傅怀着兴奋的心情，喜冲冲的向扳道房走来。他决定晚上再好好捉摸捉摸，明天一清早就去向站长和刘书记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尖锐的呼声：“爹！爹啊！你在哪儿呀？”

陈老松一听就知道这是他女儿，用宏大的声音回答她：“来了！来了！”女儿见了爹爹，抱怨他在这里耽搁了这么久，快十一点了，晚饭还没吃……

不知是不是被陈老松父女俩的喊声所惊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小李也擦着惺忪的睡眼，从扳道房里摸了出来，向他喊道：“师傅！你快回去，你还没有吃过饭呢！”

■ ■ 完







# 冷水篇

到處諂媚阿諛歌舞昇平 送他兜面冷水絕不放鬆

無

早闻“自由天地”  
自由别具新意  
皇帝眼中  
只有孤家利益  
只要献上厚礼  
大风尽可吹起

黔首庶黎  
吃得起  
就吃那日趋高级  
的贵族米  
吃不起  
不用恐惧  
高度营养的廉价面包皮

題

## ■ 羊 歌 ■

挂着售价统一  
笑嘻嘻的等着你

不知底细  
请别大发脾气  
在非洲  
吃蚂蚁  
啃树皮  
一点也不稀奇  
(当然  
这一切  
不便明言鼓励)

坐得起

有250、280的

“迷死你”

坐不起  
不必失意  
大大辆的巴士车  
涨价后还很便宜  
够你神气的  
挤

追车练脚力  
是新世纪  
健身的摩登玩意  
(当然  
这话牵涉体育  
不在话题)

紧记 切记  
“繁荣的建立”

是不可反抗的呼吁  
你们啊！  
黔首庶黎  
紧记 切记  
你们的权利  
便是减低消化力  
你们的义务  
就是  
不可大声言语

待明年  
伟大的“五一”  
再来一个创举  
——贫苦人皇帝  
你们啊  
一定中选  
“贫苦人皇帝”  
“皇帝中的皇帝”

## 也是故事新編



刀旦

只要你不把  
你的一双眼睛张  
这地方  
其实  
一点不荒唐

这地方没有  
吊睛长额的  
老虎

在称霸称王  
这里不是森林  
是文明的城市  
不是僻壤穷乡

这地方没有过  
这样的故事  
老虎发了怒  
攫捕捣乱的猴子  
(猴子的捣乱  
只是把好事  
略为传扬)

而后  
老虎这样宣判  
——猴子该死  
它罪恶昭彰  
先前是个  
大坏蛋

任何事情  
都不发生在  
这个地方  
(倘使它与  
荒唐有关)  
只要你呵  
不把你的一双眼睛张  
不把眼睛张

## 爬地

吴大婴

假期  
学院里要开一个“爬地”  
为了吸引更多同学参加  
除了大力宣传  
院长还特地多次把同学召集  
说是毕业以后踏进社会工作  
一定避免不了与人应酬  
在交际的场合里  
不会跳舞实在讲不过去

入场券一张两块钱  
参加者不管是男是女  
异性的舞伴必须自己找去  
学院外的朋友当然可以  
学院里的同学也随自己欢喜

赶上时代潮流  
这是学院的荣誉!

# 班主任训话

吴亮

新学年的头一天  
班主任总要向同学训一番话  
中四班的罗老师  
自然不例外：

“各位同学

这是新的学年  
也是你们最后的一年初中教育  
因此你们大家要守规矩  
要多努力”

罗老师托了托眼镜停了停：  
“无论如何  
你们都要设法考到一张文凭  
有了文凭  
才有希望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  
而能获得高薪”

“有了固定的工作  
能够自己赚钱  
那时要去那里就去那里  
要吃要喝也随自己欢喜”

罗老师最后下了结语：  
“总说一句  
有了一张文凭  
想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  
才不会成问题”

快  
一  
點  
,

快  
！  
阿  
呸

快一点 快  
你不能再这样  
满不在乎  
悠哉闲哉

快一点 快  
把你的  
惺忪的眼睛  
快快睁开

好好地看一看  
繁荣的现在  
而后把自己  
严肃起来

好好地想一想

该怎么感谢  
带来繁荣的  
伟大的英才  
（英才共有三百  
快把他们  
牢记心怀）

十二年的丰功伟绩  
任谁也抹不掉  
抛不开

一连串的  
改革和调整  
皇恩浩荡呵  
尤其是近几年来

你不能再这样

悠哉闲哉  
快把你自己  
严肃起来  
而后 好好地  
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样行动  
促进  
那一个颂德会的召开

当颂德会到来  
我们就这样  
把颂德词呵  
献给我们的英才

——伏维尚响  
呜呼痛哉

現

代

化

調

查

现代化  
现代化  
现代化的叫嚷  
在现代的天堂  
声音真大  
简直可怕

这样的讲法  
并没有吹牛  
更没有夸大  
要是你不信的话  
欢迎你进行  
精密的调查

夜总会的舞池里  
有男男女女  
按现代的节奏  
手脚挥舞  
乱跳乱踏

歌厅的舞台上  
有的是一片  
现代的吵杂  
(喇叭、色土风  
还有电结他  
全在打架)

画廊的礼堂  
挂满了图画

你如果还有现代眼光  
你可以猜一猜  
那些色彩  
到底是在画鸡  
或者画的是鸭

啊哈，啊哈  
你先停一停  
别忙把结论来下  
以上这些  
还只是  
顶小的芝麻  
在现代化趋势下  
它已经成了  
明日黄花  
顶现代的  
不算是它

顶现代的  
有巴士的改革  
(它有一个  
响亮名堂——  
现代化的交通计划)

把五分钱币  
往冷宫里打  
方便了大家  
人们往后搭车  
再不必为了

## 冷水篇

钱币找换的麻烦  
感到害怕  
那一些人  
功劳真大

常听人说  
为善最乐  
你看看那一些  
策划者  
那一些专家  
全把一张嘴巴  
笑成了  
他们的肚皮般  
又大又圆  
又圆又大  
大得象西瓜  
最少也象哈密瓜

顶现代的  
还有工人运动的  
现代化  
(所有的陈腔滥调  
全都见鬼去吧  
在这里  
工人和老板  
本是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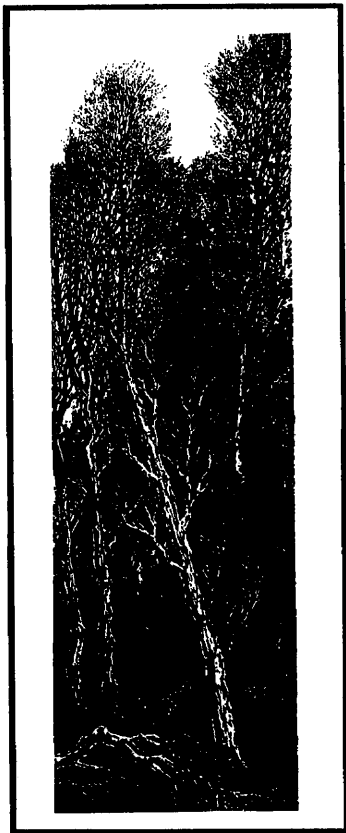
要配合  
繁荣发展计划

叫工人用草绳  
(最好出自  
新加坡拉)  
把肚子紧扎  
这就是它  
斗争的方法  
(好象有个名堂  
叫什么,精神感化)

至于庆祝五一  
当然也用  
现代方法  
邀星星上台  
大喊  
今天不回家  
(这不是颓唐  
你不要乱骂  
这是在歌颂劳动  
是在鼓励开夜工吧  
恐怕)

凡事都要  
适可而止  
我们就这样  
结束我们的调查  
(谁叫我们  
直到现在  
还只是空有  
一张嘴巴)

■  
牛  
涕  
■



# 两年前

何根

但两年前，我们有一个黑色的日子。

时，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他；山岳星辰退在他后边，他的脚步使大地轻轻地震动——发出惊天动地的号召：让魔鬼的宫殿，在人民团结的豪笑声中瓦解吧！

于是：二百哩，山姆大叔的捕鱼船竟被扣押了下来；北大西洋公约的队伍里又走了杜鲁道；九号公路啊，那捷报一个连一个，叫人们的眼泪，那么自然地溢出眼眶，顺着鼻梁流了下来——太高兴了，想起了惨死在敌人魔爪下千万个善良朴实的人民……

但两年前，我们有一个黑色的日子。

五月十三日。

就在那天，长堤对岸，三百哩外，那个城镇里：腥风平地卷起。很多人从此失去了欢乐——他们有太多恐怖的回忆，悲哀的心思，切齿的愤怒。

那天，你，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你们在作些什么？

——考试！谁管得了那么多事？

多快呵！两年。

我们看到卫星，带着东方的喜悦和骄傲，那么轻快地溜上万里长空；电波送出音乐，是那么清澈、激动人心。

而就在不久前，东方那巨人——他阔步向前

——考完了！我们刚好在实里打露营。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什么都不懂……

——那是别个国家的事。

——我跟苏茜、丽娜在植物园逛了一整天。多有意思。

——我终于拿到那张文凭……整个晚上都没睡好。

大学生、高中生、华校生、英校生、“该死”的“文凭至上者”，挤眉弄眼，嗲声嗲气，装腔作势。他们很可以给你这些答案的。我们讨厌——已经厌恶得不再提起这些社会精英、国家栋梁、学生代表、青年领袖了。

终于，角落——

“叔叔，那是怎么回事？”

声音还那么稚气。对了，就是那个。看到大童剧社的丰收舞就高兴地说声好，看到穿红着绿，丑态百出的阿飞时脸孔紧绷，那个短发的少女。她说念初二。

“真恨死那些阿飞……”

她有一次这样真挚地跟我一个朋友讲。她才认识不久。

### 屠殺前的街景和一次對話

奇怪？那来这么多马来人。阿亭，我们去看？——什么？你要回甘榜！急什么！又没事，回去我帮你收黄梨好吗？看看吧！阿亭，怎么这些马来人都这么“飞”，穿到那种鸟样，连个人都不象，还洋洋自得，看那样子都作呕。怎么一个个脸色都这么凶，好象要找事情。是的，小心点。阿亭，你说什么？那一个？那里？哦，怎么

光天化日竟拿刀在手上玩，好象还带着巴冷刀，你看腰间那把东西，巴冷刀谁没见过！警察跑到那里了？——那是护身符。我们村里卡森——卡森·阿里——不也有一个，上次我才帮他找回呢，他割胶时不见了。对了，阿里不懂去了那里？他好象跟我说要去见村长，有一个议员由这里去……他不懂会不会也在里边？阿里可就好了，他老那么率直，上回还说要跟我到星岛找工作……这条路通那里？什么？州大人家？……

……“哇！阿亭，到底今天是不是马来人大日子？什么不是？那这些人，这么多来这儿干什么？亭！我看还是走好。说不定要发生事情的。三叔说过，以前日本手时，马来人杀华人的事老是发生，莫名其妙就杀起来，巴冷刀乱劈乱砍。什么？你不想走？罗哩车？哦是的！去那里叫这么多罗里车？一起来！几点了？五点半？要六点。阿亭，近来风声很紧。那个给射死那个，还记得吗？叫阿成！以前跟他一起做过工，一个挺爽朗善良的人！子弹后脑进你懂吗！还是走好！我看——一回去跟甘榜的人通知一声更好。走！快点。

### 消息傳來

“昨晚联邦大杀唐人……”前座的老驾驶员这样跟我讲。一辆霸王车里。五月十四日早上。

“今早我在新山载一个老人，手上牵两个小孩。他说是他仅存的两个外孙。事情发生时，他刚由外面回到家里，家里起大火，没有人救火。大、二儿子全倒在地上，血流了满地！大媳妇在

房里直叫，但一下便不出声了，接着房门一开，冲出两个马来人……老人早先学过几下功夫，也只能带着两个哭坏吓呆的外孙，一口气不停地跑到这儿。哭得不成样！我没收他钱！”老驾驶员揉了揉揉眼睛。

“我的一些朋友——”老驾驶员平静不下来，“也是一样，有的说一些人跑到这脸色还是青青的，问他话全答不上，吓傻了！”

“狗杂种！不提马来军团还好。拿着枪公然扫射，这叫什么政府？……”

“杀人最多的就是这些保安队！”

“五月十三日……那一天简直成了一个地狱，这一些魔鬼们，进行着屠杀、强姦、纵火，以最穷凶恶极的方式欢渡他们的节日……”

过去了，让它过去吧！

我们依稀还似乎可以看到那一场冷血的屠杀……

火光里，多少人家破人亡！

烟雾里，多少人妻离子散！

到处是刀光。血啊，流得一滩又一滩！

不要提了！

但让我们永远记住。

他们逍遥法外。照样出国、访问、开会、剪裁……笑着、谈着、握手、寒暄……身上穿着衣，肚里装着饭，用“人类的声调”发着兽鸣。

### 魔宫的主人

魔宫的主人是决不愿见到，他奴役下的人民

发觉：彼此是有着一条共同的命运的。

受苦在半岛翠绿胶林里的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惟独没有白种人。饥饿啊！一刻也不脱！

受苦在半岛丰饶矿地上的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惟独没有白种人。贫穷啊！老跟在这群善良人们后头！

受苦在半岛碧蓝大海边渔村里的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惟独没有白种人。生命啊！一刻也没有保障！

既受苦在一起，多少个世纪下来，我们于是听到多少故事，欢叙三大民族的团结和友谊。那么朴实、动人。

白人老板、华人经理、马来人助理、印度总管的汽车——崭新豪华、冷气防弹车，于是尝到越来越多来自三大族的臭蛋、秽物。常常只能在高举起的不同肤色的手臂拳头中，灰溜溜地跑掉！

这毕竟是可怕的！魔宫主人夜里睡得多么不安心，惊醒的次数多了起来，它觉得皇位不稳了。于是……

### 大漢山下盛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我们于是迫切地期望听人跟我们讲这么一个故事。大汉山做证！

……森林小径上。一场追杀行动正在进行。追的一方声势凶凶，有穿制服有不穿制服（那还不一样）。刀已出鞘，血腥味那么重！枪就



# 听那雄浑的战歌

李 凡

每一次，听那雄浑的战歌  
我见到那位挣脱地主的麻绳  
奔向椰林寻找烈火的农民的女儿

我也看到了恶霸的血掌中  
沾着农民千年万代的仇  
象五指山浓雾沉沉

那一天农民找到了火  
扫开了沉沉浓雾  
用枪的喧响掀开了翻身的历史

看那农民的女儿

从苦斗中激起了  
农民的强悍的斗志

饱满而豪壮的旋律中  
这个勇敢的农民的女儿  
紧握枪干冲向恶霸的庄楼

嘹亮的冲锋号  
夹着战鼓隆隆  
椰林爆响起复仇者的枪声

烈火映着旗的红焰  
在南海的莽林中

迎着大风飘动

胜利进行曲  
伴着雄壮的队伍  
向着晨光前进

那位披着子弹带  
勇敢的农民的女儿  
正兴奋地握着枪高呼

雄壮的步伐  
随着战鼓擂动  
高唱着劳动者的战歌

在背后，上满了子弹！多么猖狂的一群冷血动物！法西斯份子！

被迫的跑得那么喘，脸色全青了。一个被地上的藤蔓勾倒了，扑倒在地，金黑色的手臂撑顶着跌势。另一个黄色的手臂很快搭在跌倒那个肩上，拉了他起来。于是一起又发足飞奔。

糟了！跑那儿好！

两人愤怒地转过身，身体自然地紧靠在一起。

杀人不眨眼的暴徒们来到这华印二人身前。

冷笑了，狂笑了。屠刀举了起来——它呀！就爱尝血。

传说中的森林保卫者出现了。

一阵枪响（现在听来多悦耳）。倒了几个，跑了几个。

“Kawan！……”

树后闪出一个结实的马来青年。

军帽，月色下，崇高又庄严。

祝福军帽下那颗勇敢善良，热烈真挚地跳动着的心！

# 英雄的卷儿

彼岸

路旁的凤凰木又盛开了！早晨的太阳象一个慈祥的老人，一路上挂着笑脸陪送我们到工地上去。

多谢昨夜的一场暴风雨，把人们喜爱的凤凰木吹打得更加硬朗，冲洗得更加鲜艳！

凤凰木，由于红得可爱，红得象火焰，因此人们都热烈而亲切地称呼它——森林的火焰！可不是么？那满树的红花，就象燃烧着的一团团的烈火呵！

这样的良晨美景，怎么不叫人向往起那一片红色的世界来呢？也令我回忆起一件悲惨事情——然而，人们却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黑暗中发现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多少热爱光明的人们都奔跑在这条大道上。

那是今年的清明节。天还没亮，坟场上却已经疏疏落落地来了一些扫墓的人。香烟缭绕，早雾迷蒙，令人不禁要产生一种怅惘的感觉。我们在一位战友的坟前献了一个花圈，正要离去，却突然听见一声嚎啕，又由嚎啕渐渐变成抽泣。整个坟场顿时显得凄凉起来。我们顺着哭声走上前

去。微明中，一个老妇女在焚化金银纸，已经泣不成声了。微风卷起一碎片一碎片的灰烬，在空中飘荡……她迷迷糊糊地说：“……儿呀！我明明看到你倒在血泊中……还有那枪响……那子弹——从窗口打进来的，打中了你的脑袋……我都记得很清楚呢……儿呀！你可知道，你妹妹也在混乱中失了踪……我老了，眼都花了，我们的深仇大恨谁来报呀！……”

大地是黑沉沉的，我们有满腔的怒火——那三千多个同时的死难者能够找到尸首的有几个呢？……多惨痛的回忆啊！

那老妇女已经离开了很久，我们也正要离去，眼前却突然一亮——一位朋友从坟前拣起一束红花，花束里还夹着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以及朋友们：

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更有意义。

五·一三民族大屠杀事件，正如众所周知的，是“政府排华”。广大的马来同胞都是善良和热爱和平的。他们跟我们都是被压

迫的劳苦大众。劳苦大众要翻身，就得团结。各族劳苦大众，尤其是华巫两大民族，要团结，反动派使用“民族压迫”的恶毒手段来破坏……

哥哥的深仇大恨也是大伙的！血债血还！只有拿起枪干子，劳苦大众才能翻身……

为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美丽的明天，我毅然走上了战场！

明朝的太阳是属于一切热爱真理、追求幸福的人们，就让我们以满怀的豪情来迎接它的东升吧！

祝大家  
乘长风，破万里浪！

××即日

读着这封信，我的内心按捺不住掀起了一阵阵风骤雨般的激动。那位朋友把花束抓得紧紧的，“满怀豪情”地说：“这是英雄的花儿！它就叫‘森林的火焰’！我们应当把这好人好事加以传扬，让它传遍祖国的四方！”

从此，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凤凰木——在我的心坎里，便有了一束永不枯萎的“森林的火焰”。

每当凤凰木盛开，我心中便有多少喜悦，多少兴奋——多少激动人心的美事啊，便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 逃 亡

### 伏 浪

没有任何交代  
没有收拾行李  
只带去一颗滚热的心

准备多少时辰  
走多少远路程  
翻越多少山岭……

没有忧虑  
而你感到骄傲  
肩上挑起担子

第一声鸡啼  
你最早迎接晨曦  
身上披满露点……

逃亡或有痛苦  
而你心里  
却有幸福

# 夜思隨感

楊左

能擎起火把在黑暗中让火焰光照出前进的路向，虽不能冲锋陷阵，也还是帮助了战斗者得到了光热的力量而奋勇作战，擎火者虽不是勇往战斗，但也很可能被敌人的流弹射倒，手中的火把摔下了，但也会汇着其他的火把，更热烈地燃照在黑夜中。



鲁迅的思想发出的光焰，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向，今天，许多在暗夜里奔走的人，借着鲁迅的思想光辉辨明方向，而又继续地点燃起鲁迅的思想发出的光焰，为的是让后来者也能跟上。

千百遍扬照起鲁迅思想的光辉，也为的是不愿在黑夜中畏缩不前，也为了照现出黑夜里拦路的妖魔那青面獠牙的恶脸，而能更好地作战，把妖魔鬼怪击倒。



不敢以行动为勇是非勇者，实在也还有这样不勇之人，但如果是真心诚意地扬照起先知者的思想光辉，坚强起向苦难搏斗的勇气，这也应是行动的一种表现，也还是勇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思感

# 致 伙 伴

史 羣

已经三更半夜了  
街上怎么会有人影？  
还有邻家的狗儿  
干吗老吠个不停？

呵，原来是几十个强盗  
重重地把你家围住  
就在弟弟妹妹的哭声中  
你告别父母，迈开大步

而今在我们工场上  
再看不到你高大的身影  
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  
也不再听到你乐观坚定的声音

你为了我们工人的崇高理想  
冻过冷气也住过暗房！  
你深信灿烂的明天一定到来

凭着它你顶住了脚踢拳打！

虽然我们从此不再见上一面，可是  
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  
我们已经高举起你留下的大旗  
我们的心永远连结在一起

向 往

高 水 明

我们向往  
一面光辉的旗帜  
它用血和汗  
织着无私的信念

那面旗帜  
在苦难的手中传递  
散播着芬芳  
洋溢着诚挚的爱情

我们向往  
一面光辉的旗帜  
它用血和汗  
嵌着钢铁的力量

那面旗帜  
挥动起来  
是火山的爆炸  
是地震的摇撼



## 翻「看」必究的翻版書

子尚

香港的文艺版本，很多都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不究版权而翻印的版本。

我对翻印的版本并没有什么恶感，只觉得那是翻印商赚钱花招。最近在看一叶的“西南千里行”，很难叫我有好印象，这不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不满，而是翻版本出了怪招。“西南千里行”还是改写本，出自谁的手改写的，无从查究，除非写信去香港询问原作者，我是有这个念头的。

先前，我们看到了一叶的“桂黔路上杂忆”，翻版本称为“二十五年前”，我看的是“桂黔路上杂忆”，看到作者记述她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湘桂大撤退”的惨痛经历，二十五年后，她重回故地，“西南千里行”便是她在中国文化大

## 「邪」了一点

萧章

自从有好多独具慧眼的人士，发现了旅游业也是一条赚钱的财路之后，发展旅游业的口号也就喊得响彻云霄。而且很快的，也有了具体的行动，让我们小市民看了个清楚。

革命之后游历中国西南地区的记述。这正好拿来对比两个时代的不同，很能启导读者，写出了黑暗与光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因为是改写本，消灭了不少鲜丽的色彩，浓烈的笔调，当然这是改写后的败迹，虽然清淡些，也还很引人入胜，因为作者行文运笔，生动简洁，带着热烈的感情描绘了旅途中所见的崭新面貌，如果能读到未经改写的原版本的话，相信更引人入胜。

但这本改写本不仅冲淡了原版本的浓度，还把其中的词义改动了，明明是“文化大革命”，却印成“中国大革命”，书中便出现了“中国大革命以后的新产品”这样的句子，不着意还会看成是“中国天革命”，因为那拙劣的改贴露了痕

最显著的莫过于牵满了霓虹灯的酒吧夜总会，和高大“灰黄”的旅店了！还有从欧洲美洲来“滚”的什么爱神现代舞蹈团、什么古里娃娃肉弹等所谓“艺术”“艺人”！

这是看得到的情况，而看不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一点小市民遂不敢胡言乱语。

不过，据传闻（路边社新闻），自从旅游业蓬勃发展后，卖淫业便如火上加油一样，兴旺起来。原因好象是需求量大了。从前大概只要供应本地需求，现在还得应付外来所需，营业蒸蒸日上，自不待言。而妇女的沦为神女，日益增加，更叫小市民感到难过和忧虑。为人父母者、丈夫者、岂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于是，到处也就有人不管“保持清洁”的告示，而大吐口水了。

这么一来，每当人们提起旅游业，总要把那件“有伤风化”的坏事也联想在一起。这或许会被一些人讥为“邪”了一点，然而，小市民说什么也很难把坏事化为好事来看的。

总之，这回该不会再说是小市民“胡言乱语”了吧！

迹，而后又有“人民集社”和“人民农社社员”等类的句子出现，“人民公社”是否另有“人民集社”或“人民农社”之别称，可就不得而知，但还是有痕迹。中国词语是有其特定地位的，特定名称似乎都经过国务院批准而后奠定其称法，“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时间性，“中国大革命”则无出处，指的是什么时期的革命？被这么一改后，读者对时间性便模糊了，而这本书的时间性最重要，因为作者正是以不同的时间（时期）来比较新生的社会的飞跃进步。至于“人民集社”或“人民农社”还不严重，而我却有些反感了，有些句子改动得很不聪明，如“新中国领导的人民”，“新中国”是另一个词义的替代，顺眼而过，也便不觉如何，但读起来绝不会适宜的。

这使我对现在流行的翻版本失去信心，何况是改写本。对翻版本印刷油迹浓得象蟑螂粪，或

淡得字迹模糊，原来就不欣赏的了，无奈我们常常还得看翻版本，如果出现了斧凿刀痕，而手法又不高明的话，我们最好先翻“看”必究，倘是还很明洁，或者涂掉“共产党”三个字，我还是有信心的。然而，近年来倒很少看到涂了黑墨的书籍进口，大概如果让进口的话，就得满本都要涂黑墨了，但翻版本却又不都是翻印这些要涂黑墨的版本，最近又出现了一些十多年前港版书，现在被重新翻印（不是再版）出来，书商也真忙碌的了。

前面说的怪招便指的是改动词语的事，其实也并非什么怪招，这是改动者的神经过敏，我原先似乎很低视这样的神经过敏，及后想起来又似乎不觉得该去低视了，因为神经过敏是很寻常的事，翻印者是怕字眼上触怒检查官，大概市场并不只限新加坡这个小岛，但我终究还是觉得这种神经过敏的傑作太拙劣了，我们这些读者也真是不敢领教。

## 喻營聲中寫成

何之川

曾经读过唐弢先生的一本杂文集，记得他在集子前面的《序》里头，对当时的检查制度，很发了一番牢骚。

手头上，恰好留有在阅读时，随手摘录下来的一段笔记：

“说起禁忌，我是常不免于感到愤懑的。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论，留心检查老爷的红笔，很足以看出一点时代的消息。我的第一本杂文《推背集》付印的时候，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还没有撤消，书刊出版，必须将原稿送审，其时《新生》周刊以《闲话皇帝》得罪了日本的天皇，引起了彼时的“友邦”的交涉，上下遑遑，官老爷们似乎忙乱了一阵子。我的原稿久扣不发，等到领回来看时，漪欤休哉，凡有提及皇帝的，不管是外国皇帝或者中国皇帝，死掉的皇帝或者活着的皇帝，统统给背上了红杠子，删掉了。”

读过了唐弢先生的这一段文字，对于那个时代中国的检查老爷们那种反动、颀预、无知、无能的举止，固然是有了极为生动、极为形象的认识，然而，就在这同时，也叫人隐隐地对于那个

叫唐弢先生“不免于感到愤懑”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了一点儿——当然是很不应该有的——“好感”。

把这样的一种所谓“读后感”说出来，是很带有一点可恶的气味的，因为简直就象是故意来捣乱似的。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样的“好感”的产生，看起来好象很是不可理喻，但其实却不尽然。

举一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长期地处于蚊子的侵袭之下——不单只疯狂地残暴地贪婪地吸血，而且还道貌岸然，一边在嗡嗡营营地说着长篇道理；忽儿是“彬彬有礼”，忽儿是“礼貌容忍”；在这个时候，我们忽然间听说，世界上还有默默地咬而不嚷的跳蚤时，对于后者的“诚实”——这是有利于使大多数人觉察到自己是“被吸血者”的——不是很容易生出“好感”来的吗？

尤其在这个时候！在“没有吊销任何一本，有的仅是因为广告……”、“彬彬有礼”、“礼貌容忍耐性……”的“嗡嗡”声中！

# 代表們忘了的……

封 國

三千多来自各校的大学先修班学生代表。

三百英才中的佼佼者数名。

济了一堂。

报章杂志，到处都可看到这三千人才跟数名天才的活动情况：开会、研讨、参观、了解。

代表们发问。建设性的善意的发问。

英才们解答。决定性的真挚的回答。

你问我答，锣响一堂，煞是热闹。

自此以后，当然更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建国初期政府跟青年们也许还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会；但如今，在深刻地了解到我们当前的艰苦处境时，我们的青年人已经跨出学校，开始积极地探询各种问题。可以这样说，他们对政府再也不那么陌生害怕了！”

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

但代表们还是不太行的。他们的发问并不怎样高明和大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万恶的英殖民统治的一百五十年，很难避免不在我们年青一代的心理打上“少管闲事”这样的烙印；这种态度的打破有赖于政府的解释的！

代表们的确，看来是忘了下面这么一些很可以提提的问题。

“为什么英联邦会议期间，大会堂外有一群阿飞流氓打了一群年老的妇女？当时如果被与会各国代表看到，这对我国声誉多有影响呀！请问治安当局是否睡了？”

“开除电影检查局主任！建国初期我们需要大量刚强勇猛的青年，但这家伙却让一部又一部西方黄色影片上映！他到底会不会是“白色行动”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现在那些全是假的！他们忘了当初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奋斗的理想！可悲！”

“请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追得上英国的民主呢？看现在，我多心急！”

“武装部队是国家基石。如果万恶的英帝国主义胆敢对我国轻举妄动，我们便要叫他知道岛国二百万人民的决心和勇气！但为什么武装部队只会看到女人吹口哨？我建议开办健康精神课！”

代表们太不了解民主的真谛了！

讲错话固然是可怕的；但发问题也要懂得艺术。

要不，建国大业便轮不到你们！

慎之慎之！



# 真 就 能 建 立 邦 交 ？

嚴 仲

国际间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两股敌对势力——尽管彼此间的矛盾是那么不可调和——到了总摊牌、总决战的时候，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的事情便往往发生。

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就表示了妥协，违反原则了吗？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就表示存有幻想么？不见的。

否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是一件事情，承认一个政权的既存事实又是另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决不能混在一起来谈的。

当前世界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早已有人提出来了：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当前世界有几种国家呢？行使私人经济的一种；行使群体经济的一种；民族国家——只要是

没有外来势力的控制，既使是由本民族的资产者掌权；还有一种即由本地一批民族败类掌握国家政权而外国势力则潜伏幕后的国家。对最后一种国家在目前是世界人民坚决斗争的对象。毫无疑问，这是不容怀疑的。

走狗能够，或说有可能，做出什么违反主子意思的事情么？假设能够，还能叫走狗么？再重复一次；当必须对一些事情作出具体的决定时，走狗的意义就发挥得最明显。

那么，贸易代表团过去了，就算政府代表团也派了过去，甚至可以相信人家的贸易代表团、甚至政府人员也来回聘；热烈地欢迎——难道对一个既存的政权必须黑着一付脸才是顶进步么？

——一起拍照，甚至用出了那听来使人万分难堪的字眼，并向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致敬；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足以说明人家已经背叛了原则，出卖了我们。这一切的一切反而说明了人家在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争取国际舆论，最后明确出人民的所有敌人。

尽管走狗们在主子的示意下，抛出了一个又一个企图混淆视听的建设（人家会不懂）一点诚意都没有（人家会不懂），声嘶力尽（个人没有基础的主观愿望怎敌得过世界浩浩正气，能不声嘶力尽？）；就作一次“傻瓜”吧，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这在国际舆论上完全有利。因为当提到核心问题时，狗尾能不毕露吗？那时“谈一谈”的问题就是：我们诚心诚意地要解决一些问题，但他们没有诚心！这总比一篇评论直指对方的居心更有说服力。

有谈一谈的必要吧。

那么能够不在一些字眼上作一些让步么？非法，对！但是既存的。

谈一谈的例子很多：重庆和谈，巴黎和谈。

事情会更明朗的。

再提供“大人物”的一些谈话看看“大人物”们的居心吧：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这至少也已经是大人物的一个失败，他们先前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字眼都不用的。）

“中国领导人在目前，由于为了领导世界革命，将不承认××××跟×××；将来也许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别的，才会跟二者建交。”

（不承认就是不为人民的利益！多高明的辩才！但这至少已暗示了整个事情将不欢而散，并且预先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去。但事实是包不住火的！）

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到了一个时候，世界敌我营垒将楚汉分明。

大决战就将开始。

这是一场正义与黑暗的搏斗。

# 在 学 校

一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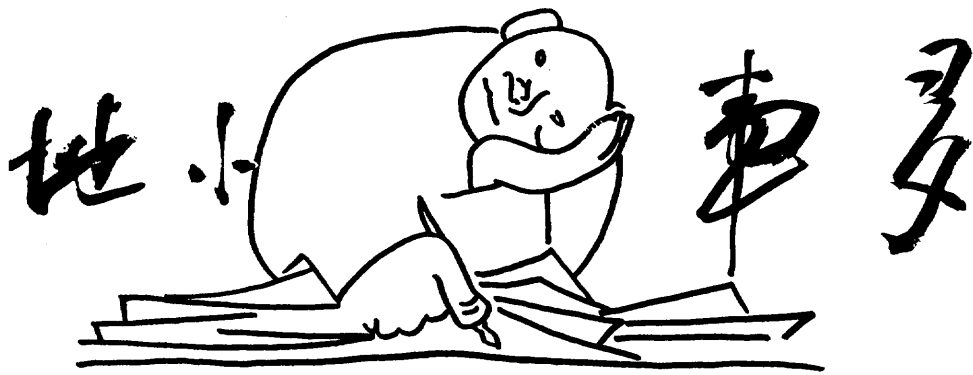
有纪律是件好事吗？这须看情况而定。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人们坚守纪律（也兼有自由），维持社会安定，以更进一步加强力量，争取全世界的和平与大同化，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但是，在恶劣的环境里，竟也有人提倡纪律，这就不仅是一件坏事，而且必定是具有其见不得人的阴谋的了！

近些日来，学校里正大行纪律之风，上课纪律，下课纪律，公民书有纪律、课余也有纪律团、学长团、××队等等，总之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据说，这都是为了学校名誉，为了培养良好公民，为了保卫校园，防止非法之徒捣乱、殴打“师长”。此外，另一股“尊师重道”的妖风也大兴其道，作文比赛谈尊师重道，书法比赛也写尊师重道，真怕学生不懂似的。孰不知有道理的东西人人都想学，没道理的东西谁都不屑一顾，可是心怀鬼胎，惊慌失措之余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中国有句老话：“蠢人尽做些蠢事。”说得很对。为了达到一个“纪律化”的社会，也为了使人人成为“好公民”，我看多做些蠢事倒颇值得的！

奴才干的坏事，有时是比主人更多、更凶的；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另一方面为了显耀“才干”，以博取主人的赏识，有朝一日竟被另眼相看时，飞黄腾达、功名富贵不源源

到来都“几难”了。在我们学校里就盘踞着一班这类家伙，除了一、两个具有“赫赫街头”外，其余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东西；但是有脑袋家伙做事情考虑周到，懂得掩盖、遮羞、诬蔑因此做的坏事也就比那些单靠捧，混饭过日子狠得多。看！在学校里，同学们渐渐地被腐化一会儿要同学拼命读书，争取好表现，一会儿要同学运动，当个标准好公民，尽量灌输大校文主义，可是口中却又说得婉转动听；其实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为了他自己的未来。看那时“和蔼可亲”，当他狂做到极点时，什主任他都敢骂，真是时来运转，日子不同了，不快活啊！众所周知，Ladies and gentlemen（淑女与绅士）这类腐朽不堪的词，乃英国社会里一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所津津道的名称，可是如今却向我们大量“兜售”，什么谈话、举止要模仿淑女、绅士型，到底居何在呢？最明显的，这不是要造成我们的与众不同吗？可是，偏偏张三偷了银子，又要说“隔张三不曾偷”，真是自打嘴巴了。不过，“有生回母校看运动会时，竟被旧同学认为“举止有些高傲”，这一丁点成绩，看来也聊堪以自了吧！

如今的学校，就是这么一团糟！



## 高 見

曹 笑

前些时候的报章，根据吉隆坡方面的消息，刊载了一则有关“按摩女郎”的新闻。

该则新闻是针对是否应邀请海外按摩女郎来马而发的。其中引述了数位旅店主人的伟论，精辟之处，一点即透，无须按註。

其中一位旅店主人曰：“由海外获取按摩女郎，等于说本地没有这些女郎，这将会给旅客留下不良印象。我们应该显示出，我们具备旅客需要的一切东西——女人与饮食。”

一个国家所给予旅客留下印象的方法，曾几何时改由按摩女郎来取代了！难怪一些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国家，对于把介绍风土人情，名隘古迹，以让旅客留下深刻印象的途径，逐渐失败信心。

然而这个样子的转变，能够给旅客留下“良

好”的印象，也不过是觉得那些风情万种，蚀骨消魂的“按摩女郎”，大大的好而已。因而得到的赞誉，看来公民们是没有勇气也无福消受的。

最妙的还是末了那一句——“我们应该显示出，我们具备旅客需要的一切东西——女人与饮食。”

原来旅客需要的东西，还是以女人为主。这正好可以提供一些资料，让人们去想象，旅游业是否会与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关系，确也能比一般上瞎猜乱测更为可靠。

当然，那样的话对于女人是太不尊重了，可是在赚取丰富外汇的目标下，这点牺牲，看来“老爷们”是不会介意的。

# 好的故事 (外一首)

林 康

这是个好的故事  
它也是真的事实

一

有这样的一些地方  
四周截断了 和外界不能交往  
魔鬼在这里横行  
罪恶在这里泛滥

要把太阳的颂歌  
变成为靡靡之音  
不然就要他  
变成为痛苦呻吟

要把真理的口号  
变成为狗吠狼嚎  
不然就让他  
一辈子静静悄悄

让倔强变成软骨  
让良知变成无耻

设一道天罗地网  
把光明全给挡住

.....

二

.....  
而良知还是良知  
而真理还是真理  
而倔强的更加倔强  
而颂歌也越发雄壮

是挡不住囚不了的  
思想的火  
在这里大放光芒  
照亮了漆黑的暗

象这样的地方  
不只一个  
而思想的火  
也不只一次发热 发光

# 一个青年倒下了

来自祖国的东部  
来自祖国的西部  
来自祖国的南方  
来自祖国的北方  
这数不清的人潮  
涌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这一群  
来自祖国的阴暗的胶林  
这一群  
来自祖国的苦难深重的矿山  
这一群  
来自祖国的凄凉的农村  
这一群  
来自祖国的血泪斑驳的工厂

这一群迈着整齐的步伐  
这一群唱着雄壮的歌  
这一群喊出了嘹亮的口号  
这一群满腔激愤 热血沸腾  
这一群年轻小伙子  
这一群老年人  
这一群妇女这一群小孩  
这一群人都朝向这里

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在这里  
在一个天将发亮 天未发亮的黎明  
一个青年在街头倒下了  
埋伏在街角的枪  
枪膛还冒着烟  
划破了沉寂的枪声  
还在空中迴盪  
而墙上的字迹没有干透  
映着月光 发出了神圣的光芒

在这里 一个青年倒下了  
他以年轻的生命  
向他的同胞发出了最后一次的呼唤  
唤来了人群  
来自都市城镇  
唤来了人群  
来自穷乡僻壤  
唤来了人群  
来这里做一次力量的展示  
唤来了人群  
来这里做一次英雄交响乐的奏鸣

編

餘

走

筆

編輯部

创刊号行将出版，不期然的，我们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冤魂不散我人不死，雷暴雨翻天我又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股十分强烈的欣喜，为的是：今后，我们又可以「大展身手」，「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了。

为了这样的一个意图，这一期讽刺性的文字占了颇大的比重。我们今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倾向，当然，这有赖于大家给以协助。

《红色的夜》，是创作于另一种社会的文学作品；在里面，可以发现的是另一种生活环境，另一种思想感情。

是那么样的陌生，又是那么样的使人向往。

不能肯定什么时候，但我们坚信有这样的一天：这样的生活环境与思想感情，会为我们的祖国所拥有。

因而，我们越发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的重量，越发坚定了向丑恶冲刺的决心。

希望你读后会有同感，这也就是我们转载这一类作品时的一种希望。

我们要求《笔端》的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希望大家在读完之后，把意见告诉我们。

写来的意见不需要讲究文章结构，但要求具体。不单只针对思想内容，而且希望讨论文字技巧（对于一种流行的「不需要技巧」的说法，我们坚决反对）。

称赞的话固然可以使人兴奋鼓舞，但更有用的将是中肯的批评。

所以，我们希望多得到的是后一种。

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从创刊号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欢迎、热烈欢迎和我们持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的朋友们投稿，但谢绝主将、权威、学者、帮闲之流！勿谓言之不预。自讨没趣。

这就是我们的征稿的态度。不另刊征稿启事。

杨流文友：

关于那篇翻译《前进》，有些问题想与你谏论，见字请示通讯地址。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東藝印務公司

一紙風行

筆端月刊創刊誌慶

